

东方玉作品全集

九转箫箫

东方玉



东方玉作品全集

九转箫

东方玉题



九转箫

东方玉 著

中

海南(三环)出版社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四章 | 百花公主 | (395) |
| 第十五章 | 两者之间 | (420) |
| 第十六章 | 重入虎穴 | (450) |
| 第十七章 | 意外之助 | (479) |
| 第十八章 | 五路长老 | (507) |
| 第十九章 | 神机妙算 | (536) |
| 第二十章 | 一掌克毒 | (563) |
| 第二十一章 | 南北帮主 | (592) |
| 第二十二章 | 尔虞我诈 | (622) |
| 第二十三章 | 借犬追踪 | (650) |
| 第二十四章 | 一步之差 | (676) |
| 第二十五章 | 千里追踪 | (704) |
| 第二十六章 | 剑破铜钹 | (733) |
| 第二十七章 | 义救飞鼠 | (764) |

第十四章 百花公主

葬花夫人道：“老身为了慎重起见，只喂了两个人，据蓝通说，也许是浣花妖女在无忧散中，另外配有剧毒药物，如不先解去他们身上之毒，只怕无法解去他们的迷药。老身又请了一位素负盛名的用毒能手，替另外一人先喂服专解奇毒的药物，但解药入口，此人又告不治而死……”

白少辉心中暗暗一凛，忖道：“原来无忧散竟有这般厉害，不知九疑先生给自己的那粒药丸，究竟是什么药物，居然能解除无忧散之毒。”

只听葬花夫人续道：“老身想到少侠是和立文他们同时被掳，但你少侠却是并未被他们迷失心神。据老身想来，浣花妖女手段毒辣，心思缜密，决不会遗漏少侠一人，不曾服过她们的无忧散。”

白少辉暗想：“这位夫人果然厉害，她居然一口猜想自己也会服过无忧散了。”

一面答道：“夫人说的不错，在下确曾服了她们的无忧散。”

葬花夫人目光一动，问道：“少侠可是预先服过解药么？”

白少辉道：“在下未来成都，曾蒙一位异人，赠了一粒丸药，嘱在下必要时预先服下。”

葬花夫人点了点头道：“这就难怪少侠不为无忧散所迷，唉，立文他们何尝没有预先服过解毒药物？”

白少辉想起当日情形，暗想：“难怪四大公子毫不在意的杯到酒乾，原来也早有准备。”

葬花夫人问道：“少侠能否把当日情形，详细见告？”

白少辉就把当日浣花公主邀宴，大家昏迷沉醉被掳，如何逼服无忧散，分配到紫薇坛下，详细说了一遍。

葬花夫人用心谛听，直等白少辉说完，才点点头道：“那名妓湘云，果然是她们的人，即此一点，可见浣花妖女早已怀疑到咱们了！”

说到这里，目光注视着白少辉问道：“少侠远来成都，可是也和浣花妖女有仇么？”

白少辉道：“在下久慕四川天府之国，原是游历而来，在成都无意邂逅了王兄、金兄，萍水论交，邀约在下作浣花溪之游，不想正好遇上了这场事故。”

葬花夫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少侠既和浣花妖女无仇，不是还想再进入她们百花谷去么？”

白少辉道：“在下蒙王兄、金兄两位一见如故，如今王兄神志受迷，金兄等人仍然身陷百花谷中，在下自无袖手之理。”

葬花夫人微微一叹道：“立文他们，能交上你少侠这样的朋友，实在难得。”

“白少辉道：“在下有一疑问，不知夫人能否见告？”

葬花夫人道：“少侠只管请说。”

白少辉道：“在下觉得两位夫人手下，实力雄厚，各自网罗了许多武林人物，真要兵戎相见，定将掀起江湖上一场惨烈的杀劫。”

葬花夫人微笑道：“少侠对咱们的看法如何？”

白少辉沉吟了下道：“前江湖上许多知名之士，大概不入于赤，则入于黑，在下实在分不清楚两方的是非，不过据在下浅近的看法，百花谷似乎手段残酷了一些。”

葬化夫人长叹一声道：“老身组织葬花门，原先只为了私仇，

但如今要是没有我这个葬花门在她对抗，只怕整个江湖，都将沦入浣花妖女的魔爪之下了。”

白少辉想起衡山派之事，心头暗暗一惊，抬头问道：“夫人是否知道百花谷浣花夫人的来历？”

葬花夫人道：“老身知道的也并不多，但除了我，只怕江湖上再也没有能说得她来历的人了。”

语气微顿，接着缓缓的道：“早在百年前，江湖上出现了一个自称百花公主的人，当年她到底是否就是住在现在的百花谷？或者她们百花谷这一派，早已代有师承，那就无可查考了。据说百花谷公主不但生得妖艳无比，就是一身武功，也甚是奇诡，连她手下两名使女，也美妙动人，身手高强，因此一出江湖就风摩了不少人，她凭仗姿色，来者不拒，藉此骗取武林各门各派的武功……”

白少辉道：“各大门派都没有发觉么？”

葬花夫人道：“她以色相骗取武功，被骗的人既出自愿，自然也不会泄漏口风，但这百花公主竟然艳若桃李，毒如蛇蝎，凡是和她有染的人，少则三日，最多也不过十天半月，必然遭她杀害。只是被害的人，全身都找不出丝毫伤痕，大家也只当是偶然暴卒，并不在意，这样过了一年。江湖上就有不少人死在她手下，正因为各大门派都有高手死亡，而且死因如一，才渐渐引起注意。终于发现被害的人“后脑穴”上，都有针孔大小一点伤痕，大家几经调查，就怀疑到百花公主身上，但等到发现，已在两年之后，百花公主早已如昙花一现，不知所终……”

白少辉道：“此后就没有人再知道她的下落了么？”

葬花夫人道：“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了，百花公主从此就没有再在江湖露脸。直等到三十年后，峨嵋派一位长老，采药深山，经过一处山谷，瞧到两个垂髫小婢在林前喂招，使出来的居然是

各家绝艺，心下不觉大奇。先前还只当她们不过会了一鳞半爪，那知伫立了一回，才发觉这两个十二三岁的小婢，竟然精通各派武功。尤其听她们口中，不时提到夫人，这就现身出去，问她们夫人是谁，得到的答复是浣花夫人。于是江湖上才有浣花夫人的名号，同时大家也怀疑她可能就是三十年前的百花公主，这话已是八十年以前的事了。

白少辉暗想：“浣花夫人既有这么厉害，师傅何以从没和自己说起过呢？”

心中想着，只听葬花夫人续道：“直到五十年前，江湖上才有浣花宫的人出现，因为她们很少在外走动，但外出的都是年轻女子，每人胸前都绣有各种花朵，极容易辨认，倒也相安无事。她们不和外人交往，也绝口不谈浣花宫的事，江湖上人，都把她们视作了神秘人物……”

她口气稍微一顿，接下去道：“但时间长了，总有一两句泄漏出来，大家这才知道浣花宫里没有一个男人，浣花夫人的门下弟子，都称公主，第二代浣花夫人是由前代浣花夫人就门中指定一人为继承人。”

白少辉听到这里，心中暗暗哦了一声，忖道：“难怪白翎坛主和紫薇坛主同门之间，势如冰炭，原来形成他们尖锐对立的原因，是为了争取继承浣花夫人的名号。”

葬花夫人续道：“浣花宫武功诡异，江湖上只要提起浣花宫，可说无人敢惹，但她们的人，也很少在江湖走动，数十年来，才能相安无事。大概在十多年前，上一代的浣花夫人可能死去，这继任妖女，就存了统治武林的野心。据老身所知，不但江湖上到处都有她的耳目，就是各大门派中，只怕也有不少人成了浣花宫的爪牙。”

白少辉问道：“夫人和浣花宫仇恨很深么？”

葬花夫人苍白的脸色，忽然一黯，缓缓说道：“杀夫之仇。”

白少辉看她神色不对，立时改口道：“王兄是夫人令郎么？”

葬花夫人微微摇头道：“他是我侄儿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只见赛纯阳倪长林匆匆走了进来。

葬花夫人目光一抬，问道：“副教练有什么事吗？”

倪长林躬身道：“属下方才接到遂宁方总管的飞鸽传书，白马寺那位老禅师已在一月前出门，至今未返……”

葬花夫人听得双眉紧蹙，道：“老禅师去了那里，他信上没有说起？”

倪长林道：“这个方总管在信上并没提到。”

葬花夫人冷哼一声道：“方总管活了一大把年纪，也越老越糊涂了，我要他找的人，他就这样用至今未返四个字就算交了差了？立文他们神志受迷，总不能老制住穴道，这等重大之事，他……”

倪长林道：“夫人歇怒，方总管信上还提到一件事，要属下传禀夫人。”

葬花夫人道：“他还说了什么？”

倪长林道：“白马寺老禅师医道高明，在川中虽久负盛名，但方总管却另外推荐了一位医道更高明的名医……”

葬花夫人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倪长林道：“薛神医。”

白少辉听他提到义父，心中暗暗感到难受，自己从小蒙义父扶养长大，至今他老人家还落在那位神秘的凌坛主手中。

想到凌坛主，不觉心中一动，凌坛主莫非也是百花谷的人？”

葬花夫人问道：“薛神医医道如何？”

倪长林道：“薛神医名满武林，大江南北无人不知，任何疑难杂症，到了他手上，莫不妙手回春，药到病除。”

葬花夫人道：“他现在那里？”

倪长林道：“属下和薛神医昔年曾有一面之缘，他原住苏州，十年前忽然迁去了洛阳……”

葬花夫人道：“洛阳？那要多少天才能到？”

倪长林道：“说也凑巧，方总管前往白马寺，正好薛神医也到白马寺访老禅师未遇，方总管和他原是旧识，不觉大喜过望，已把薛神医邀约来了。”

白少辉听得一怔，暗想：“义父已经获释了，那就是说，他老人家在威迫之下，已经替凌坛主练成了某种害人的药物了！”

葬花夫人问道：“方总管有没有说，他们什么时候可到？”

倪长林道：“方总管陪同薛神医，已在午前动身，兼程赶来，最迟大概在黄昏时分，也就可以赶到了。”

葬花夫人抬头望望天色，道：“这样就好。”

回过头来，朝白少辉道：“少侠府上也是姑苏，不知认不认识薛神医？”

白少辉道：“舍间住在城内，薛神医是在木渎镇上，纵然见过，并不熟识，不过在下和他令郎，却是同窗好友。”

葬花夫人点点头，道：“少侠一晚不曾睡觉，也该休息一下了。”

说完起身道：“副教练陪白少侠到前面书房休息。”

倪长林应了声“是”，白少辉也跟着站起。

葬花夫人含笑道：“少侠在老身这里，还是把易容药洗去了吧，就是身上衣服，也溅了不少血迹，脱下来，叫他们替你洗洗干净，好在你和立文身材差不多，换件干净的。”

白少辉退出中院，倪长林领着他穿行两进院落，到达前院书房。

白少辉只觉这里和成都王府中的布置，十分相似，若非早已

知道这里不是成都城中，只怕还当置身在城西王府哩。

倪长林笑道：“白大侠可是觉得这里的一切布置，和成都十分相似么？”

白少辉点点头道：“在下正有此感。”

倪长林道：“这是少主人为了怕夫人怀念家园，一切布置，完全按照金沙江故宅建造的。”

白少辉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倪长林领他进入书房右侧三间精致雅房，只见一个眉目清秀的书僮，上前行礼。

倪长林吩咐道：“鸣琴，这位是白大侠，你好生伺候。”

那书僮应了声“是”朝白少辉行礼道：“小的叩见白大侠。”

倪长林拱拱手道：“白大侠请休息一回，老朽还有事去，恕不奉陪了。”

白少辉忙道：“道长只管请便。”

倪长林又拱拱手，转身朝外走去。

白少辉跨入雅房，那书僮跟着走进，巴结的道：“小的叫鸣琴，白大侠有什么事，只管吩咐。”

白少辉道：“此刻无事，有事时我自会呼唤你的。”

鸣琴躬身应是，便自退出。

白少辉一晚未睡，就脱鞋上床，运功调息。

天色逐渐的暗下来了，室门启处，鸣琴端着一支红烛，走了进来，鸣琴身后，跟着一位紫衣姑娘，那是伺候葬花夫人的紫鹃。

她手上捧一套衣衫，朝白少辉欠身说道：“这是少主人的衣服，夫人要小婢替白相公送来，看看是否合身？”

白少辉连忙跨下锦榻，含笑道：“多谢姑娘了。”

紫鹃嫣然一笑，把衣衫放到榻上，回头望了鸣琴一眼，鸣琴立时退出门去。

紫鹃从衣堆中取出一只精致的紫檀小木盒，低声说道：“白相公到我们这里来，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，夫人为了不致妨碍相公的行动，特地命小婢送来的易容盒。”

夫人曾说，相公脸上颜色，乃是百花谷特有的记号，咱们这里，虽无外人，但进出的人多，也许泄漏了相公身份，还是另外换上颜色，较为妥当，相公请坐下来，小婢这就替你易容。”

白少辉心中暗想：“紫薇坛主已被白翎坛劫去，自己那里还有机会再混进百花谷去？”他心中想着，可是并没说出口来，一面含笑说道：“在下还粗谙易容之术，不敢有劳姑娘。”

紫鹃望了他一眼道：“那么相公把这身衣服换下来了，小婢拿去洗涤。”

说完，返身退了出去。

白少辉掩上方门，脱下身上的紫色劲装，换好长衫。打开木盒，只见里面放着各种不同颜色的药丸。

当下先把脸上药物，拭抹干净，然后取过一颗淡青和一颗焦黄的药丸，在掌心调匀，对着铜镜，轻轻抹到脸颊上，又仔细勾勒了一番。

转眼之间，一个紫堂脸的赳赳武夫，已经变成了一个脸色苍白，又面带病容的相公。

白少辉易容甫毕，紫鹃已推门而入，瞧到白少辉不由眨眨眼睛，惊奇的道：“白相公易容术，当真高明，小婢差点认不出来了。”

白少辉笑道：“在下班门弄斧，莫教姑娘见笑。”

紫鹃粉脸一红，抿抿嘴道：“小婢只会一些皮毛，那有白相公这么高明。”

伸手取过白少辉换下的衣服翩然走了出去。

白少辉等紫鹃走后，也负手踱出书房，还未落座，鸣琴已捧

杯送上茶水。

他对白少辉忽然换了一个人，似乎丝毫没有惊奇之色，连看也不敢看一眼。

白少辉瞧的暗暗点头，心想：“葬花夫人手下，果然都是久经训练，连一名书僮，都有如此沉着的心胸。”

接过茶杯，喝了口茶，只见倪长林匆匆走进，拱手笑道：“白大侠，请恕老朽简慢，方才薛神医由遂宁方总管陪同兼程赶来，此刻已在花厅，请白大侠一同入席。”

白少辉听说义父来了。

心中又是高兴，又觉得事有可疑：“义父落在凌坛主一夥人手上，是否就会轻易释放？就是释放了，义父何以不回洛阳，要到四川来作甚？”

心中想着，一面起身道：“薛神医远道而来，不好让他久等，道长请吧！”

倪长林摸着花白山羊胡子，呵呵笑道：“老朽只是个假道士，白大侠以道长相称，实在不敢当，方才夫人曾关照，白大侠目前不宜泄露行迹，暂以夫人表侄罗公子的身份出现，大侠还是叫老朽副教练的好。”

白少辉心中暗暗好笑，自己一再改姓换名，如今又姓起罗来了，一面点头道：“夫人设想周到，在下自当从命。”

倪长林道：“公子请随老朽来。”

两人步出书房，只听客厅上传来一阵谈笑之声，白少辉一闻之下，立时辨出那正是义父的声音，心想：“原来只是自己多疑，义父果然已获释了。”

随倪长林跨出花厅，但见一个脸色白净身穿蓝褂的中年汉子陪着薛神医正在聊天。

白少辉第一眼自然先要瞧瞧薛神医，只觉两月不见，义父的

脸颊上，似乎清瘦了些，但精神极好，一双眼睛，神光炯炯，看去还是那么慈祥。

白少辉骤睹义父，他自幼由薛神医抚养长大，触动了父子天性，一时疑虑尽消，心头一阵激动，目光也有些湿润。

倪长林呵呵一笑，回身道：“公子，老朽替你引见，这位就是名动武林的薛神医。”

薛神医瞧到两人，早已含笑起立。

倪长林接着说道：“这位罗公子，是夫人的表侄少爷。”

白少辉连忙定了定神趋前一步，拱手道：“在下久仰薛神医大名。”

薛神医还礼道：“原来是罗公子，老朽幸会。”

倪长林又向蓝褂中年汉子指了指道：“这是遂宁的方总管，公子还没见过。”

方总管满脸堆笑，连连抱拳道：“方绍周，今后要公子多多提携。”

白少辉但觉这位总管，一副市侩模样，心鄙其人，和他敷衍了两句，大家各自落座。

倪长林吩咐开席。

薛神医摇手道：“酒饭慢一慢没有关系，老朽既然来了，还是先看病人要紧。”

倪长林笑道：“薛老哥不用客气，还是先用过了饭再去，因为病人不止一个，诊察费时，只怕一时看不完呢！”

薛神医吃惊道：“病人不止一个？那是什么病？”

倪长林道：“不瞒老哥说，咱们庄上，有不少人被人下了迷药，心智受迷。”

薛神医惊啊道：“有这等事！贵桩有多少人被迷失了心智！”

倪长林道：“受害的共有十八个人，其中有三个人，业已死

亡。”

薛神医沉吟道：“最厉害的迷药，也不可能致人于死，其中只怕另有缘故……”

说话之间，四个身着青衣的使女，已在厅上摆好酒席。

倪长林起身肃客，大家相继入席。四名使女川流不停的斟酒上菜。

倪长林除了向大家敬酒之外，没有再提起许多人中迷药的事，薛神医也没有再问。

用过了酒饭，使女撤去杯盘，替四人送上香茗。

薛神医乾咳一声，摸着胡子，回头道：“倪老哥，咱们现在可以去看看了？”

倪长林起身道：“薛兄且请用茶，兄弟进去瞧瞧，夫人用过饭了没有？”

话声方落，只见屏后悄悄走出一个紫衣使女，朝倪长林欠身道：“夫人已在后堂恭候，副教练可以陪同薛神医进去了。”

倪长林道：“夫人已在后堂恭候了，薛老哥请吧！”

紫衣使女道：“小婢替副教练带路。”说完，手提灯笼当先朝阶下走去。

薛神医、白少辉、倪长林、方总管一行四人，跟在她身后，穿过四重庭院，才到了一座精致的院落之中。

白少辉只觉这座院落，似乎和一般庭院有异，阶前小天井上，覆盖着一层软网，夜色之中，如非目力过人，决难发现。

这时大家已经鱼贯跨上石阶。

紫衣使女伸手推开两扇雕花长门，当先走了进去。

这是一间精致的客厅，厅上放着两排椅几，但却寂无一人。

紫衣使女手擎灯笼，进入这间黝黑的客厅之后，脚下并没稍停，穿过中间两排椅几，朝一座屏风后面走去。大家跟着她来到

了屏后，原来这道屏风后面，是一座髹了朱漆的圆洞门，门上面装着两个白铜兽环。

紫衣使女轻轻叩了三下，但听响起一阵咣咣之声，敢情那朱漆圆门，竟然是钢铁铸成的！

白少辉心中暗想：“这里面大概是一间密室了，不然就不会造了这等牢固的铁门。”

心念未完，只听左边门上那个衔着铜环的兽嘴里，发出低沉的人声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紫衣使女立即凑近右边门上那个兽咀，朝里说道：“我是紫燕，奉夫人之命，迎接薛神医来的。”

但听一阵轧轧轻震，两个圆门，登时开启，只见一条白石铺成的石级，直向地下通去。

白少辉暗暗哦了一声，原来这里是地底石室的入口。

倪长林抬手肃容说道：“夫人为了安全起见，不得不把他们送到地下室来，薛老哥请随兄弟来。”

薛神医若无其事，颌首道：“心智迷失的人，往往会做出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来，把他们移到地下室，委实要安全的多。”

紫衣使女已经手提灯笼，当先走了下去。

倪长林陪同薛神医，白少辉跟着拾级而下。

方总管走在最后，他虽是葬花门遂宁总管，但这里是机密所在，平时还没有资格进来，此刻两只眼睛，不住在向四周偷偷打量。

就在大家堪堪跨下石级，身后铁门，突然关了起来。

方总管身躯微微一震，只好跟在大家身后往下走去。石级尽头，是数丈见方的一块空地，迎面六扇朱漆雕花长门，开着中间两扇，里面好像是一位厅堂，灯光照射，如同白昼！

紫衣使女走到门口，立即躬下身去，说道：“禀报夫人，副教

练陪同薛神医来了。”

堂上传出葬花夫人的声音说道：“快快有请。”

紫衣使女转过身，朝薛神医道：“夫人有请。”

倪长林连忙抬手道：“薛老哥请进。”

薛神医也不客气，大步跨入厅去。白少辉、倪长林、方总管相继走入。

葬花夫人从椅上站起身，朝薛神医颌首为礼，道：“老身久仰薛神医大名，先生远道光临，老身有失迎迓。”

薛神医连忙拱手道：“夫人这般说法，老朽如何敢当？”

倪长林道：“薛老哥请坐。”

薛神医大模大样的坐了下去。白少辉、倪长林也随着坐下。

方总管神色恭敬，行到葬花夫人面前，躬身道：“属下参见夫人。”

葬花夫人点点头道：“方总管辛苦了，你也坐下来。”

方总管躬身道：“谢夫人赏坐。”

退到下首一把椅上，正襟挺胸坐了下去。

紫鹃、紫燕替大家送上香茗。

葬花夫人目光一抬道：“寒庄有十几个人，被人暗下迷药，至今神智不清，还望先生施救。”

薛神医道：“老朽已听倪兄说过了，不知中迷药的人，现在何处？”

葬花夫人伸手朝厅右一道门户指了指道：“所有的人，全在里面，只是他们神智迷失，敌我不分，老身不得已，只好点了他们穴道。”

薛神医道：“老朽听倪兄说，已有三个人死亡了，不知是什么时候死去的？”

倪长林应道：“今天上午。”